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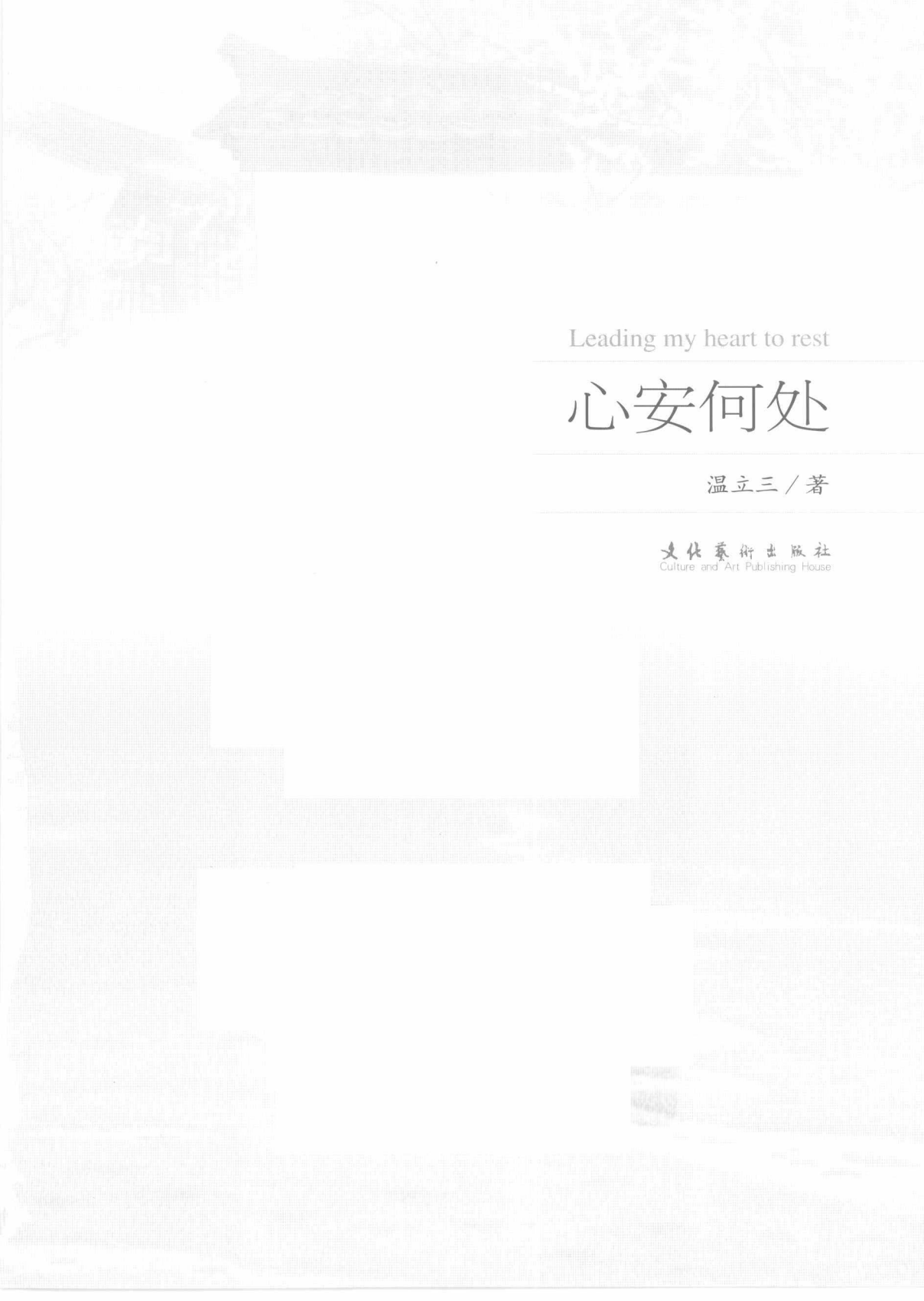


温立三 / 著

心安何处

Leading my heart to rest

生命中重要的事
人生最初的理想
一群这样的灵魂
小河流水入梦来
年年岁岁元宵节



Leading my heart to rest

心安何处

温立三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安何处/温立三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9. 1

ISBN 978 - 7 - 5039 - 3617 - 3

I. 心… II. 温… III. 散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3018 号

心安何处

著 者 温立三
责任编辑 仲 江
责任校对 张 莉
装帧设计 刘宝华
责任印制 王敬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 whyscbs. 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 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 625
字 数 300 千字
印 数 1 - 3000 册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617 - 3/I · 1637
定 价 34. 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想起远方的田野——代自序

中国农科院旁有一片开阔的田野，这块因贴上“试验”的标签而得以在喧闹的北京城区幸存下来的农田，跻身于高楼大厦和四围的车水马龙之间，成为这个繁杂的都市一处顽强挣扎的自然风景。每当我早上急匆匆骑车上班经过这里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车速，看看田里的绿苗又长长了几许，种下的作物是否已经成熟，随后心里涌上一种怅然的愁思。

我想起了逝去的童年、遥远的故乡和家乡的田野。

在这样的深秋季节，南方也该下霜了吧？故乡下过霜的田野里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，显得是那样的萧索和荒凉。作物大都已经收割，田坎边，这一堆稻草，那一蓬枯草，每早起来都看见罩上了一层白白的秋霜——说它是秋露也未尝不可。山间梯田中，迟迟未熟的二期晚稻迎着风霜，低头站立在冰冷的山涧水田里。这时候，大豆成熟了，茎叶几近干枯，豆荚却饱胀如成熟的女子，该收割了；一垄垄红薯的藤叶却还绿着，藤蔓匍伏在地，四处爬延，互相纠缠，底下温暖的泥土里埋藏着壮硕的果实，红薯也该收获了。

太阳早早落山，田间地头燃起了烟火，山谷间袅袅的青烟向上升腾，那是农人在焚烧秋草，给土地蓄积来年的肥料。走近一堆烟火，有人正往火堆里扔红薯，或往外扒拉烤熟的红薯，剥开皮，香喷喷，好充饥。有人割一把大豆，往火焰上来回燎烤，待毕毕剥剥响过，蹲在地上剥豆夹吃。秋天的豆田里，我曾将生大豆一把把扔进嘴里大嚼，浓烈的豆腥味让人难以下咽，但与其饿着，这不如忍受这气味。在饥寒的年代里，总得想办法让肚子里有些东西。

冬天的田野更显肃杀。在一年中万物蛰伏的空隙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菜也来这个世界走一遭，它们瑟瑟地趴伏在冰冷的泥地上，吸收阳光、空气、水分和土里的养料。这些植物多是猪喜爱的食物，寒风吹彻的原野上，时时可见妇女儿童采摘野菜的身影，夹杂着传来几句悠远而忧伤的山歌。

新年到了，好不容易盼来几天难得的休息与快乐，空气中充满过年的气





味。一会儿是公社下或祠堂里的鞭炮声，一会儿是哪家石臼捣肉的咣当声；一会儿是牛哞，一会儿是鸡啼，这些声音都飘向了田野。田野的忙闲与农人是同步的，它们也在休息，准备开春后又一年的忙碌。

春天来了，春风吹了，桃花开了，河边的杨柳吐出了鹅黄的嫩芽。田野开始萌动它的身躯，远远望去，那无边的红花绿叶是什么？是深冬里农民撒在田里的紫云英籽长出苗来了。又是几天的和风吹拂，紫云英眨眼就长至一尺多高，大片大片如碧绿的海浪随风起伏。春耕翻起的块块泥土，把这些茂盛的紫云英压在土里让它腐烂——它们是农作物上好的肥料。

放牧的孩子，喜欢这大片大片的紫云英，碧绿的叶子，紫红的花朵，人站在中间，宛如置身于一幅美丽的花锦中；在花草中奔跑，就像在大海上航行。紫云英是耕牛最喜欢的食物，此时还是春寒料峭，山上的野草还没有长出，耕牛禁不住下井队里那一大片绿色的诱惑，趁牧童玩耍不注意时直奔过去，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。但偷吃的情景不幸总是被人发现，耕牛于是被人牵走扣留。牧童到处找不见自己的耕牛，急得且找且哭，最终得知牛的下落。耕牛是属于队里的，队里只好派人出面与对方谈判，最后牧童家中被扣除三天的工分。浪漫美丽的紫云英，却换来这样的结果！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，谁没有这样痛心的记忆？

春耕了。田间到处都是这样一幅幅春耕图：牛在前面奋力拉犁，人在后面挥鞭吆喝：“嘿！还不快走！操你妈的！快走！再不走就打死你……”不同性格的农人对牛的骂法各不相同，有的直截了当，威胁辱骂，有的话里有话，软硬兼施，有的苦口婆心……都把牛当成了人。

田野里，刚刚长成的小牛犊正被它的主人驯服拉犁。几个人和一头牛在水田里扭作一团，不甘屈服的小牛犊挣扎着，要努力挣脱强加于身上的枷锁。它时而飞快地前蹿，时而停下一不走，农民的竹鞭一阵紧似一阵地抽在它的身上。哪头牛愿意累死累活耕田犁地？但所有的牛无一例外都必须被驯服，老老实实替人们干活。小时候，每当我看见田里一头皮开肉绽艰难前行的老牛时，我就会顿生恻隐之心，但我也知道，既然做了牛，哪能不耕田呢？人也一样。

春耕的田野里也有童年的乐趣。最大的乐趣来自头年秋天的花生田。随着一块块泥土被犁头翻开，那些漏网的花生，会一颗颗浮在浑浊的水面上。小孩子跟在犁地的大人后面快活地抢捞，捞一个剥吃一个，把最好的留起来藏在衣袋里，回家与要好的伙伴共享。在春天的田野里捡吃陈年的花生，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少有的温馨。

在春耕的田野上，还有一种游戏不能忘怀。头年种过稻子的田地犁过之后，硬硬的泥块经水泡过之后，仍需进一步碾碎以利于稻秧的生长。完成这项

工作要靠轱辘，这里的轱辘非打水的轱辘，而是一种耕田的农具：一块大木板中间安装一个硕大的木齿的轱辘。双脚前后站稳在轱辘之上，牛拉着哗哗地前行，人如站在船头破浪前进，但常有站立未稳摔下水田一身泥浆狼狈不堪的时候。

该插秧了。水田里映着阴天蓝天雨天和一张张农民愁苦的脸。霏霏春雨中，农民披蓑戴笠，弯腰曲背，忙个不停。随着他们一步步后退，一块块浅绿色的锦织了出来，看着这幅画，他们脸上都露出了苦笑。

燕子来了，知了叫了，各种野花次第开，山上的草木绿得逼人的眼。在一年中最好的时节，水稻正在茁壮成长，它们由浅黄转成深绿，由稀疏如痢头变得高挑而茂密。抽穗，低头，弯腰，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，成熟的稻子正等着农民来收割。

夏收。稻田里，前面是一排弯腰挥镰割稻的人，后面是一台整天响个不停的打谷机，几个小孩在泥里水里来回奔跑，将一捆捆稻束送递给汗淋淋水津津的打谷人。头上烈日炎炎，脚下汗滴成水。各家各户都动员下地，去收回大地母亲一年一度的馈赠。

夏收后的水田很快又翻耕，二季晚稻及时下种。那些收割后的旱田，或种上豆子，或种上花生，或种上红薯。家乡的田野，正拼尽它一年中最后的余力，为农人奉献最后的食物。

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故乡的田野，养育了一代代家乡的人民。而对我来说，家乡一年四季的田野只是一段已经终止的记忆。我知道，没有家乡的田野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因为我是在家乡田野的怀抱中长大的啊！现在，尽管我在都市混迹多年，但每当我看见田野，就仿佛看见亲人一般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，深情地注视着它们，于是，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故乡的田野——我灵魂的家园。

2008年10月于魏公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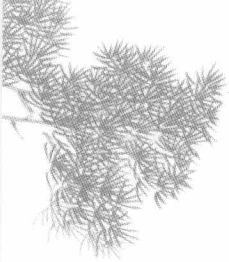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想起远方的田野——代自序

生命中重要的事

- 饥寒交迫的冬天 / 2
寒气逼人的早上 / 4
咱们从小爱劳动 / 6
从前最怕是乞丐 / 10
一九七六 / 13
禾穗之痛 / 17
禾穗之悲 / 21
初中生活杂忆 / 25
那时我们还不懂事 / 28
被诬和诬人不同的滋味 / 30
活着最重要的事情 / 33
饮马河边 / 36
上趟厕所相当于散步 / 39
与死神的几次谋面 / 42
生命不息，奔跑不止 / 45
我的语文之路 / 48
与数学狭路相逢 / 51





在它面前我输得很惨 / 55

人生最初的理想

- 曾经的幸福时刻 / 60
三月枇杷四月李 / 63
一生中的第一次行贿 / 66
看电影比吃肉还难 / 69
寻肉吃的几种办法 / 71
人生最初的理想 / 74
从红小兵到少先队 / 78
少年梦想之修订版 / 80
那年代的神秘游戏 / 83
走在时间的大路上 / 86
穷光蛋的日子苦而又甜 / 89
看车而不想坐那是假话 / 91
爹亲娘亲不如解放军亲 / 94
我的练武生涯 / 97
几个小青年与霍大侠的缘分 / 100
考试的故事 / 103
可堪回首话周末 / 106
借鸡说事 / 109

一群这样的灵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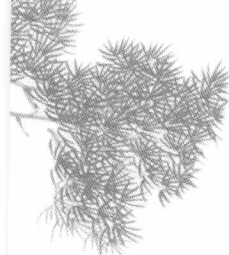
- 说不尽的故乡人 / 112
学习雷锋好榜样 / 116
我也曾有个奶妈 / 122
跛子名叫赖汉光 / 125
寿则多辱 / 128
一对苦人 / 131

草鞋婆姥 / 135	135
叶落不归根 / 138	138
十恶大败 / 142	142
死生有命 / 145	145
曾祖之死 / 148	148
不知死亡为何物 / 152	152
怀念我的父亲 / 155	155
姑姑啊我的姑姑 / 162	162
天上雷公，地上舅公 / 165	165
大哥大哥你好吧 / 168	168
我的思想启蒙师 / 171	171
初中的物理老师 / 176	176
也说点儿知青的事 / 178	178
曾有这样一个灵魂 / 182	182
细新布 / 184	184
五秀 / 187	187
阿楷 / 190	190

小河流入梦来

星空灿烂伴我眠 / 194	194
岁月的河汇成歌 / 196	196
鞭炮声声辞旧岁 / 199	199
童年的中秋 / 202	202
远去的童谣 / 205	205
我曾与昆虫为敌 / 208	208
小河流入梦来 / 211	211
山路弯弯斫柴忙 / 214	214
悼念三棵老樟树 / 217	217
故乡的野果 / 220	220
梦回洁白的世界 / 223	223
黑暗中的灯与火 / 226	226
关于头上那点事儿 / 229	229





灵魂靠什么洗濯 / 232

我呼唤家乡每一座山的名字 / 235

故乡之恋 / 242

年年岁岁元宵节

难以忘怀的过年 / 246

故乡的屠夫 / 248

正月里来舞花灯 / 250

年年岁岁元宵节 / 253

兴风作浪秃尾龙 / 256

土城奇闻怪事多 / 258

悯地坟 / 264

行嫁 / 267

扛丧 / 270

喊惊和箸只 / 273

一年一度清明节 / 276

给子孙造几间新屋 / 278

灶台上的器物 / 281

五花八门的家乡称谓 / 284

土城人民的几种动作 / 288

虫飞鸟鸣山水间 / 291

饭桌上的菜蔬们 / 2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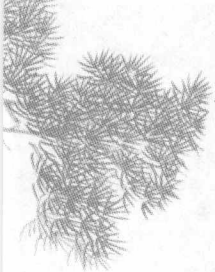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你们格外亲 / 298

人在旅途——代后记 / 303



生命中重要的事

shengmingzhongzhongyaodeshi



饥寒交迫的冬天

年龄越大，食欲越减，下一顿饭的时间总是很快到来。坐在饭桌前发愁，不知道吃还是不吃。于是总想起童年时的饥饿，一时竟分不清什么是幸福，什么是苦难。

记得也是这样的严冬吧，在没有一点暖意丝毫不值得留恋的被窝里，半梦半醒度过又一个难熬的寒夜之后，曙光初现在窗户上。这时候，我听见姐姐熟悉的脚步声上了阁楼，然后是竹筒嚓嚓地在米缸里量米，又哗地倒进瓦钵的声音。每次我都要在心里数着姐姐量了几筒米：一般是一筒，如果是这样，我知道今天又吃不到多少米饭了。偶尔听到姐姐犹豫一会儿再稍微加一点米的声音，这种情况下，我就知道姐姐脑子里可能在想，今天有没有客人要来，这个月的粮食够不够，队里今天是否谁家杀猪，等等。如果谁家杀猪，每家可以凭五毛钱一斤的价买到或赊上一二斤肉，这样，便可以把本来放在中午吃的那碗米饭移到早餐来吃，每人有小半碗油汪汪的小炒肉下饭。不过这种机会非常之少，一年大概就那么两三回吧。

再过一会儿，就被吆喝着上山放牛割草砍柴或下地干活。等到可以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差不多饿得快要晕倒了。摇摇晃晃回到家里，等待自己的是米汤和红薯，甚至可能是红薯渣。我亲眼看见多少乡亲为了填饱肚子，把长虫的红薯不经咀嚼完吞下咽，因为长虫的红薯一嚼就苦，所以乡亲发明的办法是，干脆一吞了事，免得受那味觉之苦，那苦就让胃去承受吧。我的乡亲对付吃苦可真有办法。记忆中我似乎没有这么吃过，因为觉得恶心，心理承受不了。

红薯有红白两种，白的淀粉多，难咽，却更管饱，吃下去耐饿；红的较甜，好吃，但消费量大，所以焖红薯得红白兼顾，否则生计就会出问题。红薯渣者，红薯榨淀粉所剩之渣也，连猪狗都难以下咽，况人乎？于是乡亲发明了在里面放糖精的食法，果然好吃许多。糖精为何物？糖之精华也，糖本

身已经够甜了，况精乎？但科学的化学成分我至今不知。

后来进了城，可以吃饱米饭了，当过上好日子的人们纷纷重新爱上红薯这种食物的时候，我却永远不愿意碰它，因为它吃伤了我幼小的心灵，永远无法复原。现在，每晚给儿子焖上几根红薯以引诱他的食欲，但开饭时往往先藏起来，让他吃一碗米饭，再把红薯端出，以免他不吃米饭专吃红薯。每见此情此景，我就思绪万千，我的童年是在饥寒中盼望米食，儿子的现在却是在饱暖中期待红薯。

就这样把肚子填饱，但嘴里永远还想吃。冬天天冷，如果下雨雪，加以年纪小，便大半个白天闲着。闲着的人更觉饥饿。此时山上光秃一片，没有任何野果可供采摘，就只好想其他办法了。有时从家里的粮仓中偷出几把大豆藏在口袋里，提个火笼，找个曾经装过搽脸油的小铁盒，把大豆放在里面，铁盒埋在火中，一会儿挖出来，冷却后打开，豆子熟了，放在嘴里吃得脆响，余香满口。还有一种充饥的办法，偷几根红薯出门，野外找个地方挖坑生野火，红薯煨熟，剥皮下肚，比家中锅里焖出的要香得多。吃完后抹抹嘴上草木灰悄悄溜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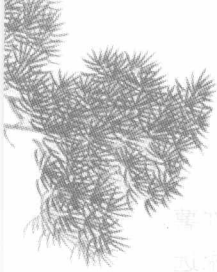
也别指望午餐能吃到什么好东西。季节好的时候一般可以分给一小碗米饭，外加一碗稀粥。冬天的菜地里一片荒凉，点缀些青菜萝卜，饭桌上只好以霉豆腐、豆腐渣、萝卜干、腌菜干等干菜为主，这些没有油水的东西，吃下去更饿得心慌。

晚餐更没有什么吃头。等待自己的又是红薯、米汤、红薯渣、荞麦糊等。其中以喝米汤为最，十碗八碗喝下去还不愿停嘴。有一次，我竟喝得几乎要胀破肚子，痛苦得蹲在地上直叫唤。这次暴饮的痛苦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。但晚上喝多了米汤容易尿床，为此不知挨过父母兄长和姐姐的多少责骂和挖苦。

冬天的夜来得早，来得长，去得慢。一盏油灯，四面寒壁，无以打发漫漫长夜，早早上床，布衾似铁，脚下冰冷，肚里饥饿，难以入眠。想到第二天吃食仍然无望，更无法入睡。卖火柴的小女孩尚且能够梦见烤鹅，而那时的我却连做美梦的基础都没有。

我这是在忆苦思甜吗？但我竟迷惑于苦和甜的标准，过去饥寒交迫自然是苦的，现在茶饭不香自然也不能算是甜的，那这算是什么人生呢？





寒气逼人的早上

印象中的童年四季赤脚，到了年底，大人给他们的孩子一人做一双布鞋，这就是第二年全年的用鞋。每天早上起床，不许穿鞋，光脚下地，那双布鞋就留在了床边，直到晚上，双脚才与它第二次见面。整个白天，这双脚板，屋里屋外，上山入水，泥里粪里，到处留下足印，傍晚时分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，把脚底板中的刺，能挑的挑出，挑不出的忍着，等来日自行变成皮肉的一部分。喝完稀粥，咽饱红薯，捡出床边那双布鞋，打几勺水搓掉脚底的泥巴和粪迹，擦干，穿鞋趿拉着上床睡觉。这双脚每天与布鞋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短，只充当从水桶向床板过渡的桥梁。

也许是现在日子过得太舒适，总觉得儿时的冬天比现在冷，霜冻比现在多。早上出门干活不愿脱鞋，总是被大人斥骂一通，说我是败家子，不知道爱惜东西，现在穿烂了，看我冬天穿什么。只好恋恋不舍地把鞋留下，十个脚趾使劲往地上掘，拱起脚背，尽可能减少脚底板与地面的接触，好缓解寒冷带来的刺激。就用这姿势牵牛走向附近的山腰。被寒霜打蔫的野草已基本干枯，上面是一层茫茫白霜，一脚一脚踩上去，回头看见双双足印，那是用脚底的余温融化霜冻后的痕迹。每踏一脚就是一阵寒气同时涌上身来，于是被炭火烫了似的赶紧跳到旁边的石头上。石头上也好不了多少，一会儿，沁人的冷气又一阵阵涌上心来。天寒地冻，无处逃遁。看着旁边那头黄牛我可怜的兄弟，也冷得毛发蓬松牛皮抖动，无心觅食而四处张望。

我发明了两种办法来对付寒冷。一是用想象来驱寒，脑海里尽可能想象此时此刻家中灶下翻腾的稀粥、烫手的红薯和滚热的姜汤，以转移自己对寒冷过分的注意力。二是面朝东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正在升起的一轮红日，直看得眼前一片黑暗仍不放弃，此时奇迹发生了，慢慢感到一股热量进入了身体并灌注于双腿，与脚底上传的滚滚冷气互相抗衡。

因为衣不蔽体无以御寒，我冬天穿过爷爷去世后留下的长衫，那是清末

的家乡农民衣服的款式。这衣服穿在我身上产生了喜剧化的效果，小丑似的打扮让我几个兄弟笑得前仰后合。因为无钱买布，我夏天穿过医院包扎伤口的纱布做成的汗衫，引来同班同学对我肆意的嘲笑，这对我的自尊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使我多年来一直对他们耿耿于怀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穿的是父兄身上除旧布新后留下的衣服。我年年岁岁穿破旧衣服的感觉，就像我现在每晚吃剩饭一样难受，这让我对穿新衣服的盼望顺理成章。最强烈的念头总是在年底出现，却年年以失望告终。母亲把父兄穿过的衣服拆开翻面，改造成适合的大小拿来应付我，这远远看上去就像新的一样，但我的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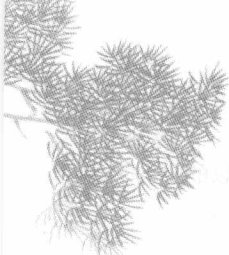
由崇拜解放军进而想得到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衣服，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穿上它耀武扬威，这种愿望直到十四岁终于得以实现，这一年，我穿上涤卡中山装与几个哥哥平起平坐。父亲还在集市的小摊上买回几双人造革皮鞋，这让我平生第一次体验了皮鞋带给我的自信。

高中三年的穿着比童年还要难忘。作为全县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尖子生，我在衣着方面没有得到父母的任何奖励，他们反而对廖日升进行了冷嘲热讽，原因是他给自己升学的儿子廖光山买了两双丝袜。“才考上个高中就这么娇纵，那考上大学又将怎样宠着？”父亲不知道我对那样的奖品梦寐以求。我带着父兄淘汰的衣物心情灰暗地来到土城中学。二十八年过去了，我对自己冬天的打扮仍记忆犹新：50年代父亲的一件颜色褪尽棉絮外露的棉袄，一双二哥给的又黑又黄的回力牌白球鞋，一条三哥给的短及腿肚的蜡黄色裤子，我这副滑稽可笑的行头自己浑然不觉。当我穿着这身打扮恬不知耻地满校园招摇时，招来了师生异样的注目礼，一只江西土狗竟把我当成冒然闯入的乞丐而吠我不已，旁边穿戴得体的表弟却安然无事。这让我第一次明白了狗眼看人的本义。

对新衣服的渴求贯穿了我的青少年时期。考上大学让父母异常慷慨地给我做了两条喇叭裤，买了两件新衬衫，外加一双真的牛皮鞋，也许还有两双袜子。这让我平生第一次大刀阔斧地对自己的全身上下进行更新。四年的每一个寒暑假，我都有一身新衣服穿回校园。我还用自己勤奋得来的奖学金购置衣物。我一生的第一件西装就是用奖学金买来的，这让我第一次感受了这没有领子的服装带给我的自信。我还用自己挣来的奖学金买下平生第一件棉袄，它陪伴我度过了六个寒冷的冬季，温暖了我一段孤独的岁月。

如今，家中昂贵的衣服挂满衣橱，我却很少染指，任由它们多年碌碌无为。我对它们已没有兴趣，而沉湎于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件件往事之中。





咱们从小爱劳动

现在学校里有一门功课叫做“劳动技术”，但在以前就叫做“劳动”。那时候，全校学生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，就连老师也是农民，教书只是他们的副业。在我们眼里，劳动无非就是种田莳菜砍柴养猪之类的活，技术含量极低，人人能做，哪里需要像现在这样，老师站在讲台上口泛白沫传授什么劳动技术？

那时候，我们上劳动课就是替学校干活。干得最多的活是捡大粪。猪粪牛粪狗屎大便甚至鸡屎全都捡，大家比着看谁捡得多，捡得多的受表扬。有时牛粪不能算数，理由是，与其他粪便相比，牛粪容易找，山上路边到处都是，一泡牛粪就是沉甸甸的好几斤，劳动者可以一劳永逸。而猪粪狗粪之类，即使找遍全村也捡不来多少。物以多为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牛粪也算是粪，老师认为这就太便宜我们。另外，老师说牛粪的肥力太薄，不好肥田，扔到田里与一堆泥土没啥两样。有的老师处事比较灵活，若哪个学生非要交来牛粪，那就给他打折，即同样的斤两，只相当于其他粪种的一半。学校有这样的规定，学生自然不敢有意见。死沉死沉的一筐湿牛粪，手提着走几里山路到学校，最后却打个折，我们觉得划不来。

拾粪有窍门。我观察发现，三岔路口是猪狗经常拉屎撒尿的地方。尤其那些看家的土狗们，出门爱留记号，每次经过这里，踌躇着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，就低下头闻一闻，然后毅然走自己的路。可惜这些记号总是很快被乡下人破坏，做了耕田种地的肥料。那时候，政府号召深挖洞、广积粮、反美帝、反苏修，备战备荒为人民。积粮需先积肥，所以那时全国人民拾肥的积极性很高，乡下到处游荡着拾粪的大人小孩，刚见路边一泡散发着热气和臭气的新鲜猪粪或者狗屎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有人走路时无意发现旁边一泡屎，赶紧回家取来工具，宝贝似的拾起来，藏在家中的哪个角落里，或者干脆直接扔进自家的田地里。我的堂爷爷晚年干不动农活了，就变成个拾粪专

业户，常年背个粪迹斑斑臭气烘烘的粪筐，在公社驻地周围的几个大队如斜光坝、黄泥岗、古心段、牛角堂、河背、下井、高背等方圆三五里范围扫荡，有时远足至尚雅堂、合江口、河斜、固党等队，所经之处，所有粪便被他拾掇得干干净净，决无遗漏，远远胜过现在的清洁工。如果有猪被农妇放出觅食，我的堂爷爷就不远不近地跟在这家畜的屁股后面，随时准备捡走它们屁股后面拉下的鲜粪。

那年头，基本没有现在所谓的各种化肥，种地基本靠动物排泄的粪便做农机肥。在种田人看来，这些动物的粪便就是秋天的粮食和蔬菜，所以哪有不抢之理？

学校也组织学生参与对粪便的抢掠。他们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——劳动课，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。那时候，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几块自留地，有的种稻谷，有的种蔬菜，还有的种大豆、花生和红薯等，这些作物的生长都需要肥料做它们坚强的后盾。我们的劳动课便是帮学校拾来各种粪便，让学校的庄稼长好，待秋天有了收获，学校老师就把果实分回家去。每班劳动课时间安排虽不一样，但无一例外都在下午，大概考虑到上午更利于文化课学习罢。每到劳动课，我们上午放学后就各自回家拾粪，第二天早晨上学带去学校上交。家乡早晨的上学路上，往往出现这样的景观，三五成群的孩子，有人手里提着或肩上背着个粪筐，里面装着不同动物和色泽及臭味的大粪。最常见的是猪粪。猪吃下的多是糠糟野菜，变的大粪不太臭，人完全可以忍受。少数人拾狗粪。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城市里，狗比人还吃得好，拉出的屎不很臭，那年月狗没得可吃，专吃人的粪便，变成的狗屎其臭可知。有个别学生背着从自家茅坑捞出的大便，一路昂然提去，这气味与狗屎有得一拼。但农家孩子对臭的忍耐力超乎常人的想象，他们可以满脸舒展地提着一筐大粪，若无其事地唱着歌行走在上学路上。

我们把粪便提到校舍旁边的一个大坑边，那里有老师等着，他用秤逐个给交来的粪便过秤，并让劳动委员记下重量，作为每人期末劳动成绩的参考。一般来说，每次捡粪之前，老师都对重量提出要求，比如，上不封顶，最低不得少于五斤八斤，否则不及格。有些文化课学习成绩差的同学，就在劳动课上挣表现，他把自家猪圈里的粪便偷出来交给学校。这些表现积极的学生，用扁担挑着两筐粪便去上学。挑着走路，量多一路也不很累；不像手提或肩背，量既少，又不卫生，胳膊还麻。其实，无论是肩挑还是手提肩背，都不是一件美差，特别是路远的学生，小小年纪要肩负又臭又沉的粪筐上学校，现在觉得这真是不怎么人道。

劳动课还抬大粪。十二三岁的孩子，要自个儿从学校那个深不见底的茅

